史記三家註/卷0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九

史記卷十
孝文本紀第十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十一

孝文本紀第十

孝文皇帝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諱恆。」〉高祖中子也。高祖十一年春，已破陳豨軍，定代地，立爲代王，都中都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，秦屬太原郡也。」〉太后薄氏子。即位十七年，高后八年七月，高后崩。九月，諸呂呂產等欲爲亂，以危劉氏，大臣共誅之，謀召立代王，事在呂后語中。

丞相陳平、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。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。張武等議曰：「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，習兵，多謀詐，此其屬意非止此也，特畏高帝、呂太后威耳。今已誅諸呂，新唼血〈索隱唼，《漢書》作「喋」，音跕，丁牒反。《漢書》陳湯杜業皆言喋血，無盟歃事。廣雅云「蹀，履也」，謂履涉之。〉京師，〈集解《公羊傳》曰：「京，大；師，眾也，天子之居，必以眾大之辭言也。」〉此以迎大王爲名，實不可信。願大王稱疾毋往，以觀其變。」中尉宋昌進曰：〈索隱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。又會稽典錄昌，宋義孫也。〉「羣臣之議皆非也。夫秦失其政，諸侯豪桀並起，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，然卒踐天子之位者，劉氏也，天下絕望，一矣。高帝封王子弟，地犬牙相制，〈索隱言封子弟境土交接，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。〉此所謂盤石之宗也，〈索隱言其固如盤石。此語見《太公六韜》也。〉天下服其彊，二矣。漢興，除秦苛政，

約法令，施德惠，人人自安，難動搖，三矣。夫以呂太后之嚴，立諸呂爲三王，擅權專制，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，〈索隱即紀通所矯帝之節。〉一呼士皆左袒，爲劉氏，叛諸呂，卒以滅之。此乃天授，非人力也。今大臣雖欲爲變，百姓弗爲使，其黨寧能專一邪？方今內有朱虛、東牟之親，外畏吳、楚、淮南、琅邪、齊、代之彊。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，大王又長，賢聖仁孝，聞於天下，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，大王勿疑也。」代王報太后計之，猶與未定。卜之龜，卦兆得大橫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以荊灼龜，文正橫。」〉占曰：「大橫庚庚，余爲天王，夏啟以光。」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庚庚，橫貌也。」李奇曰：「庚庚，其繇文也。」張晏曰：「橫（行）〔謂〕無思不服。庚，更也。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。先是五帝官天下，老則禪賢，至啟始傳父爵，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。文帝亦襲父迹，言似夏啟者也。」　索隱荀悅云：「大橫，龜兆橫理也。」按：庚庚猶「更更」，言以諸侯更帝位也。荀悅云「繇，抽也，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」。杜預云「繇，兆辭也，音胄也」。按：《漢書》蓋寬饒云「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，官以傳賢人，家以傳子孫」。官猶公也，謂不私也。〉代王曰：「寡人固已爲王矣，又何王？」卜人曰：「所謂天王者乃天子。」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，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。薄昭還報曰：「信矣，毋可疑者。」代王乃笑謂宋昌曰：「果如公言。」乃命宋昌參乘，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。至高陵休止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，本名橫橋，架渭水上。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樂宮，渭北有咸陽宮。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閒，造橫橋，長三百八十步，橋北（京）〔壘〕石水中，舊有忖留神象。此神曾與魯班語，班令其出，留曰『我貌醜，卿善圖物容，不出』。班於是拱手與語曰『出頭見我』。留乃出首。班以腳畫地，忖留覺之，便沒水。故置其像於水上，唯有腰以上。魏太祖馬見而驚，命移下之。」〉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。

昌至渭橋，〈集解蘇林曰：「在長安北三里。」　索隱三輔故事：「咸陽宮在渭北，興樂宮在渭南，秦昭王通兩宮之閒，作渭橋，長三百八十步。」又《關中記》云石柱以北屬扶風，石柱以南屬京兆也。〉丞相以下皆迎。宋昌還報。代王馳至渭橋，羣臣拜謁稱臣。代王下車拜。太尉勃進曰：「願請閒言。」〈索隱包愷音閑，言欲向空閒處語。顏師古云：「閒，容也，猶言中閒。請容暇之頃，當有所陳，不欲即公論也。」〉宋昌曰：「所言公，公言之。所言私，王者不受私。」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。代王謝曰：「至代邸而議之。」〈索隱說文：「邸，屬國舍。」〉遂馳入代邸。羣臣從至。丞相陳平、太尉周勃、大將軍陳武、御史大夫張蒼、宗正劉郢、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宗正，秦官。」應劭曰：「周成王時，彤伯入爲宗正。」〉朱虛侯劉章、東牟侯劉興居、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：「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，不當奉宗廟。臣謹請（與）陰安侯〈集解蘇

林曰：「高帝兄伯妻羹頡侯信母，丘嫂也。」〉列侯頃王后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代頃王劉仲之妻。」駰按：蘇林曰「仲子濞爲吳王，故追謚頃王」也。如淳曰「頃王后封陰安侯，時呂嬃爲林光侯，蕭何夫人亦爲鄸侯」。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，知其爲頃王后也。　索隱按：蘇林、徐廣、韋昭以爲二人封號，而樂產引如淳，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，與漢祠令相會。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，非也。頃王后是代王后，文帝之伯母。代王降爲郃陽侯，故云「列侯頃王后」。韋昭曰「陰安屬魏郡」也。〉與琅邪王、宗室、大臣、列侯、吏二千石議曰：『大王高帝長子，宜爲高帝嗣。』願大王即天子位。」代王曰：「奉高帝宗廟，重事也。寡人不佞，不足以稱宗廟。願請楚王計宜者，〈集解蘇林曰：「楚王名交，高帝弟。」　索隱楚王交，高帝弟，最尊。言更請楚王計宜者，故下云「皆爲宜」也。〉寡人不敢當。」羣臣皆伏固請。代王西鄉讓者三，南鄉讓者再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讓羣臣也。或曰賓主位東西面，君臣位南北面，故西向坐，三讓不受，羣臣猶稱宜，乃更迴坐示變，即君位之漸也。」〉丞相平等皆曰：「臣伏計之，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，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。臣等爲宗廟社稷計，不敢忽。願大王幸聽臣等。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。」代王曰：「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，寡人不敢辭。」遂即天子位。

羣臣以禮次侍。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舊典，天子行幸所至，必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，以虞非常。」　索隱按：漢儀云「皇帝起居，索室清宮而後行。」〉奉天子法駕，〈索隱漢官儀云：「天子鹵簿有大駕、法駕。大駕公卿奉引，大將軍參乘，屬車八十一乘。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，惟京兆尹、執金吾、長安令奉引，侍中參乘，屬車三十六乘也。」〉迎于代邸。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。乃夜拜宋昌爲衞將軍，鎮撫南北軍。以張武爲郎中令，行殿中。還坐前殿。於是夜下詔書曰：「閒者諸呂用事擅權，謀爲大逆，欲以危劉氏宗廟，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，皆伏其辜。朕初即位，其赦天下，賜民爵一級，女子百戶牛酒，〈集解蘇林曰：「男賜爵，女子賜牛酒。」　索隱按：《封禪書》云「百戶牛一頭，酒十石」。樂產云「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露爵，故賜之也」。〉酺五日。」〈集解文穎曰：「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，罰金四兩。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。」　索隱說文云「酺，王者布德，大飲酒也」。出錢爲醵，出食爲酺。又按：趙武靈王滅中山，酺五日，是其所起也。〉

元年

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。

辛亥，皇帝即阼，〈正義主人階也。〉謁高廟。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，〈正義此時尚右。〉太尉勃爲右丞相，大將軍灌嬰爲太尉。諸呂所奪齊楚故地，皆復與之。

壬子，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。皇帝曰：「呂產自置爲相國，呂祿爲上將軍，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，欲代劉氏，嬰留滎陽弗擊，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。呂產欲爲不善，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。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。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。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。益封太尉勃萬戶，賜金五千斤。丞相陳平、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，金二千斤。朱虛侯劉章、襄平侯通、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，金千斤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十一月辛丑。」〉封典客揭爲陽信侯，〈索隱韋昭云勃海縣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，漢陽信縣。」〉賜金千斤。」

十二月，上曰：「法者，治之正也，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。今犯法已論，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，及爲收帑，朕甚不取。其議之。」有司皆曰：「民不能自治，故爲法以禁之。相坐坐收，所以累其心，使重犯法，所從來遠矣。如故便。」上曰：「朕聞法正則民慤，罪當則民從。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，吏也。其既不能導，又以不正之法罪之，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。何以禁之？朕未見其便，其孰計之。」有司皆曰：「陛下加大惠，德甚盛，非臣等所及也。請奉詔書，除收帑諸相坐律令。」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帑，子也。秦法一人有罪，并坐其家室。今除此律。」〉

正月，有司言曰：「蚤建太子，所以尊宗廟。請立太子。」上曰：「朕既不德，上帝神明未歆享，天下人民未有嗛志。〈索隱按：嗛者，（不）滿之意也。未有嗛志，言天下皆志不滿也。《漢書》作「(亻 慝)志」，安也。〉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，而曰豫建太子，是重吾不德也。謂天下何？〈索隱言何以謂於天下也。〉其安之。」〈索隱其，發聲也。安者，徐也。言徐徐且待也。〉有司曰：「豫建太子，所以重宗廟社稷，不忘天下也。」上曰：「楚王，季父也，春秋高，閱天下之義理多矣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閱，猶言多所更歷也。」〉明於國家之大體。吳王於朕，兄也，惠仁以好德。淮南王，弟也，秉德以陪朕。〈集解文穎曰：「陪，輔也。」〉豈爲不豫哉！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，多賢及有德義者，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，是社稷之靈，天下之福也。今不選舉焉，而曰必子，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，非所以憂天下也。朕甚不取也。」有司皆固請曰：「古者殷周有國，治安皆千餘歲，古之有天下者莫長焉，用此道也。〈索隱言古之有天下者，無長於立子，故云「莫長焉」。用此道者，用殷周立子之道，故安治千有餘歲也。〉立嗣必子，所從來遠矣。高帝親率士大夫，始平天下，

建諸侯，爲帝者太祖。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。子孫繼嗣，世世弗絕，天下之大義也，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。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，非高帝之志也。更議不宜。〈索隱言不宜更別議也。〉子某最長，純厚慈仁，請建以爲太子。」上乃許之。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文帝以立子爲後，不欲獨饗其福，故賜天下爲父後者爵。」〉封將軍薄昭爲軹侯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正月乙巳也。」〉

三月，有司請立皇后。薄太后曰：「諸侯皆同姓，立太子母爲皇后。」〈索隱謂帝之子爲諸侯王，皆同姓。姓，生也。言皆同母生，故立太子母也。〉皇后姓竇氏。上爲立后故，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。上從代來，初即位，施德惠天下，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，乃循從代來功臣。上曰：「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，朕狐疑，皆止朕，唯中尉宋昌勸朕，朕以得保奉宗廟。已尊昌爲衞將軍，其封昌爲壯武侯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四月辛亥封，封三十四年，景帝中四年奪侯，國除。」　索隱韋昭云膠東縣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，古萊夷國，有漢壯武縣故城。」〉諸從朕六人，官皆至九卿。」〈正義漢置九卿，一曰太常，二曰光祿，三曰衞尉，四曰太僕，五曰廷尉，六曰大鴻臚，七曰宗正，八曰大司農，九曰少府，是爲九卿也。〉

上曰：「列侯從高帝入蜀、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，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，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，衞尉定等十人四百戶。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。」〉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。」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邑名，六國時齊有清郭君。清音靜。」　索隱按表，駟鈞封鄔侯。不同者，蓋後徙封於鄔。鄔屬鉅鹿郡。〉秋，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。〈索隱韋昭云：「樊，東平之縣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西南二十五里。《地理志》云樊縣古樊國，仲山甫所封。」〉

人或說右丞相曰：「君本誅諸呂，迎代王，今又矜其功，受上賞，處尊位，禍且及身。」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，左丞相平專爲丞相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八月中。」〉

二年

二年十月，丞相平卒，復以絳侯勃爲丞相。上曰：「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（歲），各守其地，以時入貢，民不勞苦，上下驩欣，靡有遺德。今列侯多居長安，邑遠，吏卒給輸費苦，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。〈正義馴，古「訓」字。〉其令列侯之國，爲吏及詔

所止者，遣太子。」〈集解張晏曰：「爲吏，謂以卿大夫爲兼官者。詔所止，特以恩愛見留者。」〉

十一月晦，日有食之。〈正義按：說文云日蝕則朔，月蝕則望。而云晦日食之，恐曆錯誤。〉十二月望，日又食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此云望日又食。按：《漢書》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。一本作『月食』，然史書不紀月食。」〉上曰：「朕聞之，天生蒸民，爲之置君以養治之。人主不德，布政不均，則天示之以菑，以誡不治。乃十一月晦，日有食之，適見于天，菑孰大焉！朕獲保宗廟，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，天下治亂，在朕一人，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。朕下不能理育羣生，上以累三光之明，其不德大矣。令至，其悉思朕之過失，及知見思之所不及，匄以告朕。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，以匡朕之不逮。因各飭其任職，務省繇費以便民。朕既不能遠德，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憪然猶介然也。非，姦非也。」　索隱蘇林云「憪，寢視不安之貌」，蓋近其意。餘說皆疏。憪音下板反。〉是以設備未息。今縱不能罷邊屯戍，而又飭兵厚衛，其罷衛將軍軍。太僕見馬遺財足，〈索隱遺猶留也。財，古字與「纔」同。言太僕見在之馬，今留纔足充事而已也。〉餘皆以給傳置。」〈索隱按：廣雅云「置，驛也」。《續漢書》云「驛馬三十里一置」。故樂產亦云傳置一也。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，乘置者以馬取匹。傳音丁戀反。如淳云「律，四馬高足爲傳置，四馬中足爲馳置，下足爲乘置，一馬二馬爲軺置，如置急者乘一馬曰乘也」。〉

正月，上曰：「農，天下之本，其開籍田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，爲天下先。籍者，帝王典籍之常。」韋昭曰：「籍，借也。借民力以治之，以奉宗廟，且以勸率天下，使務農也。」瓚曰：「景帝詔曰『朕親耕，后親桑，爲天下先』。本以躬親爲義，不得以假借爲稱也。籍，蹈籍也。」〉朕親率耕，以給宗廟粢盛。」〈集解應劭曰：「黍稷曰粢，在器中曰盛。」〉

三月，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。上曰：「趙幽王幽死，朕甚憐之，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。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、東牟侯興居有功，可王。」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閒王，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，立東牟侯爲濟北王，皇子武爲代王，子參爲太原王，子揖爲梁王。

上曰：「古之治天下，朝有進善之旌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旌，幡也。堯設之五達之道，令民進善也。」如淳曰：「欲有進善者，立於旌下言之。」〉誹謗之木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堯作之，橋梁交午柱頭。」應劭曰：「橋梁邊板，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。至秦去之，

今乃復施也。」　索隱按：尸子云「堯立誹謗之木」。誹音非，亦音沸。韋昭云「慮政有闕失，使書於木，此堯時然也，後代因以爲飾。今宮外橋梁頭四植木是也」。鄭玄注《禮》云「一縱一橫爲午，謂以木貫表柱四出，即今之華表」。崔浩以爲木貫表柱四出名「桓」，陳楚俗桓聲近和，又云「和表」，則「華」與「和」又相訛耳。〉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。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，是使眾臣不敢盡情，而上無由聞過失也。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？其除之。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民相結共祝詛上也。謾者，而後謾而止之，不畢祝詛也。」　索隱韋昭云：「謾，相抵讕也。」說文云：「謾，欺也。」謂初相約共行祝，後相欺誑，中道而止之也。〉吏以爲大逆，其有他言，而吏又以爲誹謗。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，朕甚不取。自今以來，有犯此者勿聽治。」

九月，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、竹使符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銅虎符第一至第五，國家當發兵，遣使者至郡合符，符合乃聽受之。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，長五寸，鐫刻篆書，第一至第五。」張晏曰：「符以代古之珪璋，從簡易也。」　索隱漢舊儀銅虎符發兵，長六寸。竹使符出入徵發。說文云分符而合之。小顏云「右留京師，左與之。」古今注云「銅虎符銀錯書之」。張晏云「銅取其同心也」。〉

三年

三年十月丁酉晦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，上曰：「前日（計）〔詔〕遣列侯之國，或辭未行。丞相朕之所重，其爲朕率列侯之國。」絳侯勃免丞相就國，以太尉潁陰侯嬰爲丞相。罷太尉官，屬丞相。四月，城陽王章薨。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。

五月，匈奴入北地，居河南爲寇。帝初幸甘泉。〈集解蔡邕曰：「天子車駕所至，民臣以爲僥倖，故曰幸。至見令長三老官屬，親臨軒，作樂，賜食帛越巾刀佩帶，民爵有級數，或賜田租之半，故因是謂之幸。」　索隱應劭云：「宮名，在雲陽。一名林光。」臣瓚云：「甘泉，山名。林光，秦離宮名。」又顧氏按：邢承宗西征賦注云「甘泉，水名」。今按：蓋因地有甘泉以名山，則山水皆通也。宮名謬爾。〉六月，帝曰：「漢與匈奴約爲昆弟，毋使害邊境，所以輸遺匈奴甚厚。今右賢王離其國，將眾居河南降地，非常故，往來近塞，捕殺吏卒，驅保塞蠻夷，令不得居其故，陵轢邊吏，入盜，甚敖無道，非約也。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，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。」匈奴去，發中尉〈集解《漢書百官表》曰：「中尉，秦官。」〉材官屬衞將軍軍長安。

辛卯，帝自甘泉之高奴，因幸太原，見故羣臣，皆賜之。舉功行賞，諸民里賜牛酒。復晉陽〈正義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。〉中都民三歲。留游太原十餘日。

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，欲往擊胡，乃反，發兵欲襲滎陽。於是詔罷丞相兵，遣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，將十萬往擊之。祁侯賀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姓繒，以文帝十一年卒，謚曰敬。」　索隱《漢書音義》祁音遲。賀姓繒。繒，古國，夏同姓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并州祁縣城，晉大夫祁奚之邑。」〉爲將軍，軍滎陽。七月辛亥，帝自太原至長安。迺詔有司曰：「濟北王背德反上，詿誤吏民，爲大逆。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，及以軍地邑降者，皆赦之，復官爵。與王興居去來，亦赦之。」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乍去乍來也。」駰案：張晏曰「雖始與興居反，今降，赦之」。〉八月，破濟北軍，虜其王。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。

六年

六年，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，不聽天子詔，居處毋度，出入擬於天子，擅爲法令，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，遣人使閩越及匈奴，發其兵，欲以危宗廟社稷。羣臣議，皆曰「長當弃市」帝不忍致法於王，赦其罪，廢勿王。羣臣請處王蜀嚴道、邛都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《漢書》或作『郵』字，或直云『邛僰』。邛都乃本是西南夷，爾時未通嚴道，有邛僰山。」　正義邛，其恭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嚴道今爲縣，即邛州所理縣也。縣有蠻夷曰道，故曰嚴道。邛都縣本邛都國，漢爲縣，今嶲州也。西南夷傳云『滇池以北君長以十數，邛都最大』是也。」按：羣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道，不爾，更遠邛都西有邛僰山也。邛僰山在雅州榮經縣界。榮經，武德年閒置，本秦嚴道地。華陽國志云：「邛笮山故邛人、笮人界也。山巖峭峻，曲回九折乃至，上下有凝冰。按即王尊登者也。今從九折西南行至嶲州，山多雨少晴，俗呼名爲漏天。」〉帝許之。長未到處所，行病死，上憐之。後十六年，追尊淮南王長謚爲厲王，立其子三人爲淮南王、〈索隱名安，阜陵侯也。〉衡山王、〈索隱名勃，安陽侯也。〉廬江王。〈索隱名賜，周陽侯也。〉

十三年

十三年夏，上曰：「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。百官之非，宜由朕躬。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祕祝之官移過于下，國家諱之，故曰祕。」〉以彰吾之不德，朕甚不取。其除之。」

五月，齊太倉令淳于公〈索隱名意，爲齊太倉令，故謂之倉公也。〉有罪當刑，詔獄逮徙繫長安。太倉公無男，有女五人。太倉公將行會逮，罵其女曰：「生子不生男，有緩急非有益也！」其少女緹縈〈索隱緹音啼。鄒氏音體，非。〉自傷泣，乃隨其父至長安，上書曰：「妾父爲吏，齊中皆稱其廉平，今坐法當刑。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，刑者不可復屬，雖復欲改過自新，其道無由也。妾願沒入爲官婢，贖父刑罪，使得自新。」書奏天子，天子憐悲其意，乃下詔曰：「蓋聞有虞氏之時，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，〈正義晉書刑法志云：「三皇設言而民不違，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。犯黥者阜其巾，犯劓者丹其服，犯臏者墨其體，犯宮者雜其屨，大辟之罪，殊刑之極，布其衣裾而無領緣，投之於市，與眾弃之。」〉而民不犯。何則？至治也。今法有肉刑三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約法三章無肉刑，文帝則有肉刑。」孟康曰：「黥劓二，左右趾合一，凡三。」　索隱韋昭云：「斷趾、黥、劓之屬。」崔浩漢律序云：「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。」張斐注云：「以淫亂人族序，故不易之也。」〉而姦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？吾甚自愧。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。詩曰『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』。今人有過，教未施而刑加焉？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。朕甚憐之。夫刑至斷支體，刻肌膚，終身不息，何其楚痛而不德也，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！其除肉刑。」

上曰：「農，天下之本，務莫大焉。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，是爲本末者毋以異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本，農也。末，賈也。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，故除田租。」〉其於勸農之道未備。其除田之租稅。」

十四年

十四年冬，匈奴謀入邊爲寇，攻朝　　塞，殺北地都尉卬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姓孫。封其子單爲蚡侯。匈奴所殺。」〉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、北地、上郡，中尉周舍爲衛將軍，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，軍渭北，車千乘，騎卒十萬。帝親自勞軍，勒兵申教令，賜軍吏卒。帝欲自將擊匈奴，羣臣諫，皆不聽。皇太后固要帝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必不得自征也。」〉帝乃止。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，成侯赤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姓董也。」〉爲內史，欒布爲將軍，擊匈奴。匈奴遁走。

春，上曰：「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，十四年于今，歷日（縣）〔緜〕長，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，朕甚自愧。其廣增諸祀壝場珪幣。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，望祀不祈其福，右賢左戚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右猶高，左猶下也。」　索隱劉德云：「先賢後親也。」〉先民後己，至明之極也。今吾聞祠官祝釐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釐，福也。賈

誼傳『受釐坐宣室』。」索隱音禧，福也。〉皆歸福朕躬，不爲百姓，朕甚愧之。夫以朕不德，而躬享獨美其福，百姓不與焉，是重吾不德。其令祠官致敬，毋有所祈。」

是時北平侯張蒼爲丞相，方明律曆。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，〈索隱五行之德，帝王相承傳易，終而復始，故云「終始傳五德之事」。傳音轉也。〉言方今土德時，土德應黃龍見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。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。丞相推以爲今水德，始明正十月上黑事，以爲其言非是，請罷之。

十五年

十五年，黃龍見成紀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成紀縣屬天水。」〉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，以爲博士，申明土德事。於是上乃下詔曰：「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，無害於民，歲以有年。朕親郊祀上帝諸神。禮官議，毋諱以勞朕。」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言無所諱，勿以朕爲勞。」〉有司禮官皆曰：「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，故曰郊。」於是天子始幸雍，郊見五帝，以孟夏四月答禮焉。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，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在渭城。」〉欲出周鼎，當有玉英見。〈集解瑞應圖云：「玉英，五常並修則見。」〉

十六年

十六年，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，亦以夏答禮而尚赤。

十七年

十七年，得玉杯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新垣平詐令人獻之。」〉刻曰「人主延壽」。於是天子始更爲元年，〈索隱按：《秦本紀》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。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，當取法於此。又按：《封禪書》以新垣平候日再中，故改元也。〉令天下大酺。其歲，新垣平事覺，夷三族。

後二年

後二年，上曰：「朕既不明，不能遠德，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。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，〈索隱顧胤按：《爾雅》孤竹、北戶、西王母、日下謂之四荒也。〉封畿之內勤勞

不處，二者之咎，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。閒者累年，匈奴並暴邊境，多殺吏民，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，以重吾不德也。夫久結難連兵，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？今朕夙興夜寐，勤勞天下，憂苦萬民，爲之怛惕不安，未嘗一日忘於心，故遣使者冠蓋相望，結軼於道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使車往還，故轍如結也。相如曰『結軌還轍』。」　索隱鄒氏軼音逸，又音轍。《漢書》作「轍」。顧氏按：司馬彪云「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之也」。〉以諭朕意於單于。今單于反古之道，計社稷之安，便萬民之利，親與朕俱弃細過，偕之大道，結兄弟之義，以全天下元元之民。〈索隱《戰國策》云：「制海內，子元元，非兵不可。」高誘注云：「元元，善也。」又按：姚察云「古者謂人云善，言善人也。因善爲元，故云黎元。其言元元者，非一人也」。顧野王又云「元元猶喁喁，可憐愛貌」。未安其說，聊記異也。〉和親已定，始于今年。」

後六年

後六年冬，匈奴三萬人入上郡，三萬人入雲中。以中大夫令勉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衞尉改名也。」駰案：《漢書百官表》景帝初改衞尉爲中大夫令，非此年也。　索隱裴駰按：表景帝改衞尉爲中大夫令，則中大夫令是官號，勉其名。後此官改爲光祿勳。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，是史家追書耳。顏遊秦以令是姓，勉是名，爲中大夫。據風俗通，令姓令尹子文之後也。〉爲車騎將軍，軍飛狐；〈集解如淳曰：「在代郡。」蘇林曰：「在上黨。」〉故楚相蘇意爲將軍，軍句注；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山險名也，在鴈門陰館。」　索隱句，伏儼音俱，包愷音鉤。〉將軍張武屯北地；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，居細柳；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長安西。」駰按：如淳曰「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，近石徼」。張揖曰「在昆明池南，今有柳市是也」。　索隱按：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。又《匈奴傳》云「長安西細柳」，則如淳云在渭北，非也。〉宗正劉禮爲將軍，居霸上；祝茲侯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表作松茲侯，姓徐，名悍。」〉軍棘門：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渭北。」駰案：孟康曰「在長安北，秦時宮門也。」如淳曰「《三輔黃圖》棘門在橫門外」。〉以備胡。數月，胡人去，亦罷。

天下旱，蝗。帝加惠：令諸侯毋入貢，弛山澤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弛，廢也。廢其常禁以利民。」〉減諸服御狗馬，損郎吏員，發倉庾〈集解應劭曰：「水漕倉曰庾。」胡公曰：「在邑曰倉，在野曰庾。」　索隱郭璞注《三蒼》云：「庾，倉無屋也。」胡公名廣，後漢太尉，作漢官解詁也。〉以振貧民，民得賣爵。〈索隱崔浩云：「富人欲爵，貧人欲錢，故聽買賣也。」〉

孝文帝從代來，即位二十三年，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，有不便，輒弛以利民。嘗欲作露臺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露，一作『靈』。」　索隱顧氏按：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址也。〉召匠計之，直百金。上曰：「百金中民十家之產，吾奉先帝宮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臺爲！」上常衣綈衣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賈誼云『身衣皁綈』。」〉所幸慎夫人，令衣不得曳地，幃帳不得文繡，以示敦朴，爲天下先。治霸陵皆以瓦器，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，不治墳，欲爲省，毋煩民。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，然上召貴尉佗兄弟，以德報之，佗遂去帝稱臣。與匈奴和親，匈奴背約入盜，然令邊備守，不發兵深入，惡煩苦百姓。吳王詐病不朝，就賜几杖。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，常假借用之。〈集解蘇林曰：「假音休假。借音以物借人。」〉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，覺，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，以愧其心，弗下吏。專務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內殷富，興於禮義。

後七年

後七年六月己亥，帝崩於未央宮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年四十七。」〉遺詔曰：「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，靡不有死。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者，奚可甚哀。當今之時，世咸嘉生而惡死，厚葬以破業，重服以傷生，吾甚不取。且朕既不德，無以佐百姓；今崩，又使重服久臨，以離寒暑之數，哀人之父子，傷長幼之志，損其飲食，絕鬼神之祭祀，以重吾不德也，謂天下何！朕獲保宗廟，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，二十有餘年矣。賴天地之靈，社稷之福，方內安寧，〈集解瓚曰：「方，四方也。內，中也。猶云中外也。」〉靡有兵革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方內安，兵革息』。」〉朕既不敏，常畏過行，以羞先帝之遺德；維年之久長，懼于不終。今乃幸以天年，得復供養于高廟。朕之不明與嘉之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與，發聲也。得卒天年已善矣。」〉其奚哀悲之有！其令天下吏民，令到出臨三日，皆釋服。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。自當給喪事服臨者，皆無踐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踐，翦也。謂無斬衰也。」孟康曰：「踐，跣也。」晉灼曰：「漢語作『跣』。跣，徒跣也。」　索隱漢語是書名，荀爽所作也。〉絰帶無過三寸，毋布車及兵器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。」服虔曰：「不施輕車介士也。」〉毋發民男女哭臨宮殿。宮殿中當臨者，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，禮畢罷。非旦夕臨時，禁毋得擅哭。已下，〈索解謂柩已下於壙。〉服大紅十五日，小紅十四日，緻七日，釋服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當言大功、小功布也。緻，細布衣也。」應劭曰：「紅者，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也。緻者，禫也。凡三十六日而釋服。」　索隱劉德云：「紅亦功也。男功非一，故以『工力』爲字。而女工唯在於絲，故以『糸工』爲字。三十六日，以日易月故也。」〉佗不在令中者，皆以此令比率從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霸陵山川因其故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因山爲藏，不復起墳，山下川流不遏絕也。就其水

名以爲陵號。」　索隱霸是水名，水徑於山，亦曰霸山，即芷陽地也。〉毋有所改。歸夫人以下至少使。」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夫人以下有美人、良人、八子、七子、長使、少使，凡七輩，皆遣歸家，重絕人類也。」〉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，屬國悍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姓徐。」駰按：《漢書百官表》「典屬國，秦官，掌蠻夷降者」。〉爲將屯將軍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馮奉世爲右將軍，以將屯將軍爲名，此監主諸屯也。」〉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主穿壙填瘞事者。」　索隱復音伏。謂穿壙出土，下棺已而填之，即以爲墳，故云復土。復，反還也。又音福。〉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，發內史卒萬五千人，〈索隱按：《百官表》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也。景帝更名京兆尹也。〉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。

乙巳，〈集解《漢書》云：「乙巳葬霸陵。」皇甫謐曰：「霸陵去長安七十里。」〉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。

太子即位于高廟。丁未，襲號曰皇帝。

孝景皇帝元年十月，制詔御史：「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始取天下者爲祖，高帝稱高祖是也。始治天下者爲宗，文帝稱太宗是也。」〉制禮樂各有由。聞歌者，所以發德也；舞者，所以明功也。高廟酎，〈集解張晏曰：「正月旦作酒，八月成，名曰酎。酎之言純也。至武帝時，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，出金助祭，所謂『酎金』也。」〉奏武德、文始、五行之舞。〈集解孟康曰：「武德，高祖所作也。文始，舜舞也。五行，周舞也。武德者，其舞人執干戚。文始舞執羽籥。五行舞冠冕，衣服法五行色。見禮樂志。」　索隱應劭云：「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，高祖更名文始，示不相襲。五行舞本周武舞，秦始皇更名五行舞。按：今言『奏武德、文始、五行之舞』者，其樂總象武王樂，言高祖以武定天下也。既示不相襲，其作樂之始。先奏文始，以羽籥衣文繡居先；次即奏五行，五行即武舞，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。」〉孝惠廟酎，奏文始、五行之舞。孝文皇帝臨天下，通關梁，不異遠方。〈集解張晏曰：「孝文十二年，除關，不用傳令，遠近若一。」〉除誹謗，去肉刑，賞賜長老，收恤孤獨，以育羣生。減嗜欲，不受獻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減，一作『滅』。」〉不私其利也。罪人不帑，〈集解蘇林曰：「刑不及妻子。」〉不誅無罪。除（肉）〔宮〕刑，出美人，重絕人之世。朕既不敏，不能識。此皆上古之所不及，而孝文皇帝親行之。德厚侔天地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侔，齊等。」〉利澤施四海，靡不獲福焉。明象乎日月，而廟樂不稱。朕甚懼焉。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，〈集解文穎曰：「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，舞之於文帝廟，見禮樂志。」〉以明休德。然后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，施于萬世，永永無窮，朕

甚嘉之。其與丞相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禮官具爲禮儀奏。」丞相臣嘉等言：「陛下永思孝道，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。皆臣嘉等愚所不及。臣謹議：世功莫大於高皇帝，德莫盛於孝文皇帝，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，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。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。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。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，歲獻祖宗之廟。〈集解張晏曰：「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，侍祠助祭也。」如淳曰：「若光武廟在章陵，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。不使侯王祭者，諸侯不得祖天子也。凡臨祭祀宗廟，皆爲侍祭。」〉請著之竹帛，宣布天下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

太史公曰：孔子言「必世然後仁。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三十年曰世。如有受命王者，必三十年仁政乃成。」〉善人之治國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」。〈集解王肅曰：「勝殘暴之人，使不爲惡。去殺，不用殺也。」〉誠哉是言！漢興，至孝文四十有餘載，德至盛也。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，謙讓未成於今。嗚呼，豈不仁哉！

索隱述贊孝文在代，兆遇大橫。宋昌建冊，絳侯奉迎。南面而讓，天下歸誠。務農先籍，布德偃兵。除帑削謗，政簡刑清。綈衣率俗，露臺罷營。法寬張武，獄恤緹縈。霸陵如故，千年頌聲。